

理垃圾 ◆ 崔立

上午老张进单位有点迟,看到所有部门的人,都坐在门口的大会议室里。他吓了一跳,没听过今天有什么会议啊。

会议室里传来局长慷慨激昂的声音:“我们要有意识、有目标地提高,从今天、从单位卫生、从身边做起。譬如我们每天的垃圾要分类,可回收垃圾、不可回收垃圾,都要合理归纳利用好。现在,我宣布,今天一天,先各自打扫卫生,然后,把近三天的垃圾,无论倒掉的没倒掉的,我都让后勤的老刘找回来,各自寻回自己的垃圾,分门别类好,再重新扔进垃圾袋中。”老张愣了,局长做这个,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?容不得老张多想,同事们都站起来了,纳闷地走出会议室。既然局长发话,那就干吧!

一上午,大家都在清理各自的办公空间,清扫脚下的垃圾,擦桌子、椅子等。虽然局里请了专门的清洁工,但脚下,特别是在电脑机箱边的那些角落,看样子还真没怎么扫。搬开电脑,三两下间,就扫出了一堆的灰。自己干,三两下腰就酸了。特

别是老张,老张苦着一张脸,实在不明白,局长到底是怎么了。趁着上卫生间的间隙,老张特地走过局长的办公室,老张倒想看看,局长那么大的一个办公室,他一个人能打扫过来吗?

局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,隐约能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。老张悄悄一瞅,果然有人在打扫,不过不是局长,局长坐在沙发上,正微微笑着,几个科长弓着身子在擦桌椅,一副激情澎湃的样子。

下午,近三天从局里送出的垃圾,被送了回来,臭烘烘地都堆在局大院子里。老张不得不佩服局长,这三天的垃圾,怎么就能被弄回来了。局长做什么,不会是别有目的吧。老张看了看四周,也没见电视台的同志啊,他更纳闷了。

只见局长换了一身干活的工作服,喊着:“同志们,要记住,我们不是作秀,我们是实实在在地要干出我们该干的事。”局长带头,跑向那些垃圾袋,拉开一个垃圾袋:“这是哪个办公室的?拿回去整理下。”然后,大家都扑向那些垃圾,整理起

来。整整一下午,大家差不多都忙晕了。但看着局长,身先士卒,冲在整理垃圾袋的第一线,别人还能说什么呢。

临下班时,门口所有的垃圾袋,很顺利地被分门别类,装进了各自的可回收、不可回收的垃圾袋中。然后,有人拿着几根皮管,冲洗地面。

老张在单位的浴室洗了个澡,洗完觉得有点累,他坐在办公桌前眯了一会。醒来时,老张才发现时间不早了,所有的同事都离开了,办公室里一片安静,外面也已漆黑一片。该回家了。

走到走廊时,老张看见局长的办公室灯还开着,是不是局长忘记关门了啊?门关着。走近时,里面有女人的声音,很高亢,一听就是局长夫人。只听局长夫人说了一句:“想不到丢进垃圾箱三天的钻石戒指,你还能给找回来。”然后是局长的声音:“你老公我多厉害啊,发动全体,找回各自的垃圾袋,戒指不就回来了吗?”

老张听着,头猛地又犯了晕。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困惑

星期天,女儿女婿带了小外孙女来,说是我生日,难为他们买了一部 iPhone 手机送给我。据说这新玩意时下很热门,也很贵,而像我这老头儿只会打电话,真是一点也用不来。小外孙女才7岁,慢慢踱进我的书房,拿起那手机一一操作给我看。“这里开机,按这里关机,这样可以照相,那样可以打游戏,还可以当电筒,如果没电了,你要立即充电……”她思路清晰,操作熟练。随即父母进来干涉,不许她玩这个。她淡定地踱出房间,一面咕哝着:“我教外公呢。”父母说:“一年级小学生是不许玩手机的,老师说要上初中了才可以有……”小外孙女到客厅里斜倚在沙发上若有所思,小狗儿可可能爬在沙发边上,猜测小主人的心事。

小外孙女的困惑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,有一次在一个餐厅走廊里,一群男女青年捧腹大笑,笑什么?只见小外孙女两手反握在身后,嘴里含着一根牙签,头抬得高高的,她在学大人:“哪一天我可以读初中,成为一个大人呢?”

韩伍 图/文

殊途同归 ◆ 静夜花

谁也没料到,美华集团的王总会英年早逝。生前,王总在生意场上呼风唤雨,结识了一大群天南地北的朋友。为此,家属特意在出殡前成立了一个来宾接待小组,组长由王总最器重的秘书小张担任。

由于殡仪馆地处偏僻的城郊,从外地赶来参加葬礼的人又多,这天早晨,小张的手机几乎被打爆,问题基本一样:张秘书,从汽车站去殡仪馆怎么走?小张只能耐着性子一遍遍重复:“出了汽车站,沿东大街一直开,在第三个十字路口往北走。走到红旗路交叉口,拐向西山路。大约10分钟后出城区就——”

糟糕,手机没电了。小张张忙翻口袋,想更换电池,谁知早晨走得急,备用电池还在充电器上插着!

眼瞅追悼会就要举行,小张心急火燎地扫了眼来宾名单,尚有四位外地贵客没到。他们都是王总的铁哥们,铁定来参加,没准儿,此刻正给他打电话问路呢。越想越急,小张一头钻进轿车,快速赶往最近的一家手机店去买电池。

来回不过10分钟,出人意料的是,最后四位贵客中的迟经理开着宝马率先到了一见面,小张连声道歉:“对不起迟经理,我手机没电了。您是走哪条路过来的?”迟经理拍拍

小张的肩,说:“别客气,这儿好找。出了汽车站,在华盛大饭店拐弯,经过天下第一美食城、一招鲜蛇羹馆、九转大肠风味饭店,随后北走,路过川菜馆、鲁菜店、东北正宗火锅店,这不就到了?”

到了到了,是到了。正说着,何先生也大驾光临。小张快步迎上,刚要开口,何先生倒抢了先:“张秘书,你的手机怎么打不通?”“对不起对不起,我——”“算了,还好我鼻子下面长着嘴,一路打听总算没耽误事。”何先生颇有些得意:“出了汽车站,往东走,从醉春楼酒店拐弯,路过醉鬼酒肆、五粮液专卖店,随后绕不过不醉不休酒楼往西,在名酒经销店又拐了个弯——”

一个好吃,沿途看到的都是饭店;一个好吃,看到的都是酒店。不管怎样,没迟到就好。这面刚送两位进了接待室,王总生前最要好的老同学兼铁哥们朴总也到了。朴总为人爽快,不仅没责备小张,还啧啧有声:“两年没来,没想到这个小城发展得够快够繁荣。我出了汽车站,经过韩式洗浴城,绕过丽人休闲馆,拐过销魂娱乐城,然后从泰式按摩城往西——”“嘿嘿,接下来您就到殡仪馆了,这条路不算绕远。朴总,我还担心没有我引路,您会耽误时间呢。”

赔笑说完,张秘书仍没敢松口气,因为还有一位杜老板没到。抬腕看表,见离追悼会召开只剩下不到5分钟,张秘书忙给杜老板打电话。电话一接通,杜老板便大声问:“张秘书,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?我现在在拉斯维娱乐城门口,接下来怎么走?”杜老板的口气听上去有些冲。可拉斯维娱乐城在哪儿?小张一通冥思苦想,总算想起了这个地方:那是家打着娱乐幌子、实则堆满赌博机的赌博场所。

“对对对,您从娱乐城往南走,看到红旗路的路牌没有?”

“哪有什么红旗路?只有一家休闲麻将馆。”

“对对对,拐过麻将馆,向西走。路口有家家具城——”

“没看到家具城,倒有一座电玩城。”

瞧我这脑子,我怎么把杜老板好哪一口给忘了?小张忙说:“在电玩城往西拐,前面是百家乐、好手气,出了城区您就到正地儿了:殡仪馆。”

接待任务终于完成,小张不由长出口气。虽然迟、何、朴、杜四位贵客走了四条弯路,好在殊途同归,条条大路都通殡仪馆,谁也没拉下。既然重量级人物都已到位,那追悼会也该开场了——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考察之痛 ◆ 付秀娟

上一周一进门,就见老公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,我不解地问他有什么心事。老公说:“上周局里开始组织科级以上干部外出考察学习,后天就轮到我了,真烦人。”“外出考察学习烦?”“听说前两批去的科长,不是请带队的局领导喝酒,就是购买纪念品。我们单位效益不好,咱又刚买了房子,我要是去了不给领导‘意思’行吗?”老公叹口气说。

老公的单位连续三年亏损,我们每月要还两千多元的房贷,难怪老公不高兴呢。“你不是擅长摄影吗?你

给带队的局领导拍些照片,回来后洗几张照片送给他,这样不仅花不了几个钱,效果保准比他们送礼吃饭还好。”老公一听连连点头。

昨天中午,老公考察回来了,一进门便没好气地说:“你出的是什么破注意啊?”我一愣,忙问:“难道局领导嫌你拍照技术不好?”

老公摇摇头说:“带队的李副局长看我拍照片的技术不错,让我给同去考察的人员每人洗几张,我算了一下,一共花1000多元呢……”



【多大】

宝宝两岁零十个月大了。这天,妈妈抱着宝宝去小区,碰到一邻居。妈妈客气地和对方打招呼:“好久不见,您今年几岁啦?看上去好年轻啊!”邻居笑着说:“哪里啊,我都快奔五啦!”说着,她摸了摸宝宝的小手,亲切地问:“宝宝多大了?”宝宝想了想说:“都快奔三了。”

【保密】

甲:“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人,请你千万为我保密。”乙:“放心,不但我要为你保密,我还要告诉大家来为你保密。”



这是一个病危的老母亲。

老母亲有四个儿女,使她欣慰的是,自己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的孩子,个个都有出息。大儿子是重点高中的老师,桃李满天下;二儿子是公务员,勤勤恳恳执政为民;三儿子经商,头脑聪明,生意红火;小女儿是市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师,技术精湛。孩子们不仅都有出息,而且个个孝顺,她卧床三年来,儿子、媳妇都把她服侍得好好的。

老母亲在弥留之际,看看大儿子、二儿子、三儿子、小女儿、儿媳妇及孙子孙女们,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看了一会,眼睛瞟到墙角挂着的那半个把的半个勺的铜勺上,一股辛酸袭上心头。

在泪花的迷蒙中,一股微风吹来,把她带到60多年前。那时真穷,一年到头吃不到一次白面,即便是粗粮杂食也不是常吃,偶尔吃上一次,就像吃到美味佳肴似的高

半个铜勺

◆ 邝群英

兴。那年,大儿子出生,母体瘦弱,生下来的孩子细长细长的,似煎红的大虾,不过婴儿的身体状况良好,该到给孩子喂奶时,她的乳房却没奶,孩子饿了一天,饿得哇哇大哭,她也跟着大哭。

家里没有一把面粉,大人凑合着吃草根、树叶、树皮,婴儿吃什么呢?看到她这么伤心,大伙都同情她,想帮她,无奈大家都穷,无能为力,有人建议她去村西头那大磨房里扫“飞箩面”。

村西头有一间土坯房,里面有个大磨盘,周边四五个村子的人大都用这盘磨磨面、箩面,箩面时,从箩筐里飞出来的面粉,落在了墙壁的周围,有生病的、生孩子的人家就拿着炊帚扫下来,做稀饭糊糊。里面虽然扫出的有灰尘、泥土,总

比吃草根营养价值高。她眼前一亮,赶紧拿着炊帚,去磨房扫飞箩面,扫回来的飞箩面,放在一个铜勺里,添上适量的水,用筷子搅拌成面糊糊,用麦秸或枯树叶,在勺子底下烧着,她一手拿铜勺、一手烧火,等到稀饭在勺子里煮好,她就连忙拿来喂饥饿的儿子,儿子喝了这面糊糊,就不哭不闹了。她看着吃饱的儿子呼吸均匀地睡着,从心底露出甜甜的笑。

母亲照看孩子总是无微不至,艰难困苦启动了她的聪明智慧,她怕儿子只吃了沾满灰尘、泥土的飞箩面,会营养不良,就在里面放点鸡蛋,穷人家没有多余的鸡蛋来吃, she 就把鸡蛋打出来倒在一个小碗里,每次往面糊糊里放一点,把剩下的鸡蛋放在井水里,地下水

具有保鲜的作用,即便是炎热的夏季鸡蛋也不坏,一个鸡蛋能吃上五天。

就这样她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一手拿勺把,一手用筷子在勺子里搅拌,喂活了大儿子,又像喂养大儿子一样一手拿勺把、一手用筷子在勺子里搅拌养活了他三个子女。十年下来,勺把被她的手磨去了一半,勺子也被筷子搅过来搅过去磨去了一半。

为了记录自己十年的辛酸喂养孩子的不易, she 就把这半个把的半个勺的铜勺,挂在了墙上。当她又一次回过头来看看孩子,又看看墙上那把铜勺,嘴角露出一丝丝微笑,喃喃地说:“多亏了这把铜勺,四个孩子的命都保住了。”便安心地离去了。

这只铜勺,分明满盛着一颗拳拳慈母心。

